



Trois couples en quête d'orages

情路风雨

[法国]里奥奈尔·杜华 著 黄荭 许茵 译 黄荭 校
译林出版社



情路风雨

[法国]里奥奈尔·杜华 著 黄荭 许葭 译 黄荭 校

TROIS COUPLES EN
QUÊTE D'ORAGE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路风雨／(法)杜华(Duroy, L.)著;黄荭,许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3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Trois couples en quête d'orages

ISBN 7-80657-479-4

I. 情... II. ①杜... ②黄... ③许...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154 号

Copyright © 2000 by Éditions Julliard, Pari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A. Éditions Robert Laffont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2-073号

书 名 情路风雨

作 者 [法国]里奥奈尔·杜华

译 者 黄 荭 许 苡

校 者 黄 荭

责任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Éditions Julliard, Paris,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建湖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4

字 数 133 千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79-4/1·370

定 价 (精装本)11.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起自心底的风雨

——中译本序

黄 荭

—

当人生到了什么都不缺少、什么都已拥有的年龄,该怎样将爱情进行到底,继续和你天天面对的人,和那个曾经爱过,或许还深爱着自己的伴侣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人到中年,因为熟稔,不光事业、家庭、朋友,还有爱人,一切都显得寻常、平淡。情感的小舟驶进了平静的港湾,靠岸了,拴好了,于是慵懒了;当激情退却之时,同舟共济、风雨扶持的日子遥远了,黯淡了,也就不会再有眼泪、心跳和青春的躁动。

今天,有安逸的生活就足够支撑多年的夫妻继续牵手,相守到海枯石烂,相爱到地老天荒吗?幸福的秘密在哪里?是否不经历感情的狂风暴雨,就不会看见彩虹的美丽?心底的风起了,于是分开的分开,相遇的相遇,悲哀的悲哀,欢喜的欢喜。为寻找激情,寻找年少时失落的爱的梦幻,要付出偌大的代价,值得吗?

里奥纳尔·杜华,法国流行小说家,在《情路风雨》这本书里,用敏感的笔触深入到了人物最隐秘的内心,为我们描述了掀起爱的狂风暴雨的三对中年夫妇复杂、细腻的心路历程。

奥立佛、帕斯卡尔、雷米是大学时代的好友。婚后，三人聚会成了三对夫妇的家庭聚会，婚姻生活安定，似乎静止了，没有一丝的涟漪。一天，医生奥立佛在诊所遭到歹徒的袭击，挨了一刀，经过一夜的抢救终于脱离了危险。妻子克莱尔一直守在他的身边，焦虑不堪。克莱尔是图书管理员，温柔、贤惠，在奥立佛失去初恋情人时走进了他的生活，爱他，安慰他，鼓励他。她一心扑在丈夫和儿子身上，忘却了自我。医生的好友雷米得到消息后也赶到了医院。

翌日，《法兰西信息》年轻貌美的女记者来医院采访奥立佛，她有白皙的皮肤，酷似奥立佛的初恋情人艾伦娜，奥立佛心动了。为庆祝丈夫康复，克莱尔在家里请客。前来的有中学教师雷米和他的雕塑家妻子爱丝黛尔，导演帕斯卡尔和做外交部官员的丈夫让-格萨维埃。

女记者的出现搅乱了奥立佛的生活，他坠入爱河，向好友帕斯卡尔诉说了自己情感的位移，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再次迸发了生活的激情。但帕斯卡尔理智地反对他幼稚的冲动。没有得到朋友的支持，奥立佛很失望，但这种躁动的青春是那么美好，他撇开了二十年平淡但温馨的婚姻生活，抛下了深爱自己的妻子和需要父爱的儿子。在他穷追不舍的爱情攻势下，史蒂芬妮接受了比自己年长许多的情人，两人同居了。

克莱尔痛苦却勇敢地走过了感情的低谷，奥立佛对她恩断义绝，但奥立佛的朋友们在那些最阴霾的日子里对她关爱有加，她在失去丈夫的同时找到了失落多年的自我和个性。

雷米夫妇多年来一直没有孩子，在医生诊断爱丝黛尔无法生育后，他们决定到危地马拉去领养孩子。但此次旅行让人沮丧，夫妻间少了默契，收养机构也形迹可疑。收养没有成功。他们遇到一个未婚怀孕的当地女孩，雷米被女孩孕育小生命的肚子吸引，爱丝黛尔只体会到了不能生育的女人的悲哀。

帕斯卡尔和丈夫让-格萨维埃一见钟情，婚后有一对可爱的儿女，但夫妻间的恩爱却被那本让-格萨维埃一直写了二十年的家庭传记毁了。让-格萨维埃想通过写书来埋葬祖父和父亲的阴影，但最终埋葬的却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和感情。

爱丝黛尔旅行回来后一直找不到心灵的支点，她对自己和雷米的感情产生了怀疑。在雕刻时意外弄伤了手之后，她离开了家，独自到了巴尔干曾经生活过的小村庄寻找过去，寻找回忆，但她失望了，生活有了它新的秩序，战火洗礼后的村庄重新有了生活的欢乐和安宁。正当她迷茫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雷米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于是感情经历了动荡，雨过天又晴了。

奥立佛在巴黎开了新诊所，新的开始让他反省了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其实自己深爱的是妻子克莱尔，但史蒂芬妮怀孕了，于是他留在了史蒂芬妮身边。从前水火不容的奥立佛和儿子于连在分开后反而相互了解起来，关系也日渐亲密。一天，父亲从儿子口中得知克莱尔有了新的男友，嫉妒让他更加清醒，自己的痛苦正是来自当初一时冲动离开爱人。但克莱尔已经走出了情感的沼泽，她自主了，自由了。

奥立佛因动脉瘤破裂再次被送进医院抢救，朋友、前妻和儿子都赶来探望，但史蒂芬妮在此时提出分手，带着两人的孩子雨果离开了虚弱的病人。经过治疗，奥立佛再次从死神那里逃了回来，但需要做长时间的康复锻炼。他的心灰了，因为两个曾经爱过的女人都离开了自己。他企图自杀，但没成功。雷米夫妇将他接回家

休养，鼓励他重新追求生活。雷米还帮他介绍了新女友——玛丽安娜，一个性情和克莱尔相似的孀居女教师。

一天深夜，让-格萨维埃约雷米出来喝酒，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烦恼：妻子有了外遇，和一个议员过从甚密，此人野心勃勃，外向热情，这和让-格萨维埃温和消极的个性正好相反。帕斯卡尔在议员狂热的追求和丈夫冷淡的态度的反差下投入了新的怀抱。但帕斯卡尔依然爱着丈夫，她向丈夫忏悔了自己的越轨，希望他能发一次火，打自己一顿，骂自己一通。但让-格萨维埃用淡漠的外表掩饰了自己的嫉妒和难过，帕斯卡尔于是彻底投入了议员的怀抱。

夏季到了，雷米夫妇、奥立佛和女友玛丽安娜还有让-格萨维埃和女儿一起到海边度假。日子一天天过去，奥立佛在玛丽安娜的照顾下重新体会到了生命的轻盈，他离开了轮椅，开始走向新的人生。让-格萨维埃默默期望着妻子的到来，但等来的是标题为《议员和他的女人在海边》的穿着泳装的帕斯卡尔和情人的巨幅照片。怒火终于燃烧了，他给议员打了电话，悄悄潜回巴黎，放火烧了议员的房子，为黎明的天空增添了一丝反常的玫瑰色彩。

三

是悲剧？不尽然，小说就似生活本身，有悲有喜，聚散离合。太阳几万年都在黎明升起，在傍晚坠落，但谁也无法保证太阳明天一定照常升起，所以太阳每天升起只是几万年来重复的一种偶然，相爱和相守也是一样。里奥奈尔·杜华就是用一支理智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世界上最永恒也最短暂，最坚固也最脆弱的东西——感情。

在爱情里面，很难说得清楚谁对谁错，甚至无法判断是不是合

乎道德。就像一把剑钝了,是铸剑用的铁不好,是铸剑工匠工艺欠佳,还仅仅是岁月的过错?奥立佛梦想激情错了吗?让-格萨维埃对妻子淡漠错了吗?雷米渴望新生命错了吗?克莱尔一心扑在相夫教子上错了吗?帕斯卡尔受不了外界的诱惑错了吗?爱丝黛尔无法面对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错了吗?其实错的只是一种普遍的想法:把结婚当做爱情的终点,以为成了夫妻,彼此就不再需要相互了解,不再需要频繁的沟通,不再需要经常的改变。喜新厌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一再被证明是人性的弱点,所以流行歌曲才会唱:“相爱总是简单,相守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但正因为有了这份艰难,持久的感情才弥足珍贵,永恒的爱情才在抒情的诗歌里被反复吟唱。

爱情是一盆很娇气的盆景,需要相爱的双方时常浇灌,修修剪剪,松松土,施施肥,捉捉虫(如果有)。如果少了这份彼此的投入,叶子会枯萎,枝干根茎也会日渐衰朽,于是盆中风景不再,无法美化居室,而只能增添房间的萧条和寥落,这时,除了遗憾地将它扔掉,还能怎样?于是爱人到头来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情路风雨》通过三对夫妇、三条叙事的线索描述了这样一份对人生的体会:外界的狂风暴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起自内心的风雨,它会冲垮曾经的美好,让你在得到后更加感到失去的沉重。得不到的永远最好,失去的永远最值得珍惜,就像克莱尔之于奥立佛,帕斯卡尔之于让-格萨维埃。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节奏的加快。上世纪初随处可见的街头慢腾腾的寒暄已经被纵横的国际互网络所替代,躲在自己编造的身份后面,就像参加一个假面舞会,在面具后面,相识不相识的人互相传递着虚假或真实的情感。传统正在接受时代全面的冲击,从谈“性”色变的古老中国居然出了几个让法国人看了都要“脸红”的女性作家。婚姻法也承

认了事实婚姻，同居、离婚从十年前的贬义词成了一个中性的词语，经济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情感的开放，与世界接轨的不仅是共同市场，不仅是尖端的科技，还有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方式。

四

里奥奈尔·杜华写了多部小说，题材都是取自现代人理不清楚，也无法理清的情感故事：《为我们祈祷》(1990)、《我想下去》(1993)、《像英雄一样》(1996)、《我幸福的第一天》(1996)、《出色的人》(1997)、《一天，我要杀了你》(1999)。和《情路风雨》一样，他的作品情节跌宕，人物个性鲜明，有浓郁的现代气息，而且小说的叙事有电影蒙太奇剪辑的视觉效果，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一出版就被影视制作人盯上，被很快搬上银幕和荧屏，或者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本。

把握住时代生活的脉搏，于是里奥奈尔·杜华成名了；捕捉住现代人眉头心上风雨的变幻，于是故事有了异域的读者、思索和一点感动。

当奥立佛苏醒过来时，克莱尔正在他枕边抚摩着他的额头。

“亲爱的，听见我说话吗？”她轻声问道。

他费力挤出一丝笑容。他猜到她哭过，想伸手去拉她的手，但身子不听使唤。

她将脸贴着他的脸，终于松了口气，在他耳边呢喃道：“你吓坏我们了，吓坏了……哦，我爱你！”

“我也是。”他喘着说。

随后，鼻子埋在妻子散发着熟悉香味的头发中，他又睡着了。

克莱尔坐下来，这是她昨晚接到警察局电话之后第一次坐下来。整夜她都在急救室褪色的走廊上来回地走动。在外科医生出来说刀没有伤到任何器官，奥立佛已经脱险后，她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哭了。

当可以进到他的病房时，她因为激动、疲劳而有些迟钝，只是当他睡着了，心中满是爱意和感激。他们和不幸擦肩而过。她就像个幸福的孩子：以为自己在森林里迷了路，忽然奇迹出现了，就在夜即将把孩子吞没的时候遇上了大人。

于连打断了她的遐想。临近午夜的时候她打发他去睡觉，但看他有些发肿的眼皮，知道他睡过了。她朝他笑笑。

“还好吗，妈妈？”

“好，一切都好，他在休息。”

他看了看父亲，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连在他身上的各种仪器，建议克莱尔去喝杯咖啡。现在就只有他和她在一起，几个月前他的个头就超过了她，走路有点扭，膝盖分得比平时开。“克莱尔，你有没有注意到于连在女孩子身边走过时像个阿飞？”奥立佛曾和她提起过。是的，她注意到了。

于连心不在焉，奇怪雷米怎么还没来，此时克莱尔忽然觉得头晕得厉害。

“雷米！见鬼！我一点也没有想起来通知他。”

他们走出电梯，这时她快要疯了。

“要是你愿意，我去通知他。”

“不必了，替我找个电话亭，快！”

八点二十。雷米已经不在家了。她在他教书的中学留了口信：奥立佛在事故后连夜做了手术，病人现在很好，等他来探望。打完电话，她和于连一起喝了杯咖啡，同时在想她在过去的漫长的几个小时里怎么一下也没有想到找雷米帮忙。她想像他突然冒出来，一米九的个头，一下子就全接了手，在医生努力止血的时候带她到城里用晚餐……她知道自己想一个人，就这一次，独自经历夫妻共同生活的悲剧时刻。她看到了自己对丈夫这个无法回避的朋友暗地里的报复，甚至可以说是愤怒。

三天后，在雷米正准备走出病房的时候，一个脸色异常白皙的年轻女子出现了。一时间两人面对了面，他让了一下好让她进屋。

“芒杰医生？”她问道。

“是我。”

“史蒂芬妮·勒·丹岱克，《法兰西信息》记者。您是否允许我问您话？”

“我走了。”雷米说。

在门口，他又看了女人一眼，耸耸肩，尔后不见了。

她跟医生说攻击者已经被捕，人们怀疑他在十多天前在塞纳河-马恩省杀了一名儿科医生，后者是在诊所遇害的，死于匕首。

她一边说，一边试着调她的录音机，却怎么也调不好，她烦躁起来。奥立佛见她没有把对他说的话录下来，其实他更希望她安安静静的，他也能安静地看着她。她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惶恐，但他又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

“您不想坐下来先交谈交谈？”

她向他投去惊讶的一瞥，他看到她灰色的眼睛里有淡蓝色的瞳仁。

“不了，我真的没有时间。现在，好了……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告诉我您在候诊室看到那家伙直到他动刀之前都发生了什么。开始好吗？”

在他尽量简洁地描述经过的两三分钟里，她望着他的眼睛，颇为满意，眼神中带着鼓励，想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默契，而奥立佛则认为这缺乏真诚。一弄完，她就忙着收拾话筒，祝他早日康复，确信没有拉什么在床上，于是就走了。

他很高兴看到克莱尔进来。在去图书馆之前她来和他共进午餐。生活慢慢恢复了正常。她早上都在电话边度过，越来越多的奥立佛的病人打电话来询问他的消息。还有很多病人写信来问，他是回来后拆信时才看到的。

“你总抱怨没人爱……”

他把克莱尔拉到怀里，摸着她的乳房。在两个吻之间他低声说只要房门锁好了，他很想爱她一下。她笑了，正是借口说房门没锁而离开了他。

几天后，史蒂芬妮-勒·丹岱克想起来她还没回医生的电话，他

曾试了几次想联络她。这真让人心烦意乱,因为她慢慢觉得自己需要他。对凶案的重构预定当晚播出,女记者希望在前面录一段简短的评论。好,没有什么时间可浪费的,她真想别人没派她做这个采访,受够了!是一个女人接的电话。

“我让我丈夫来接。”

好像医生有点气喘。她解释说她没有资格参与案情重构,最好她能尽快在诊所见到他,好“拍摄”出事地点。

“来吧。”他闷着嗓子说。

她通知编辑室她一两个小时后再打电话回去,随后去了桑里。

芒杰医生的别墅在两旁是山毛榉林的省道上,上到去桑里的路之前可以看到房子的一角,那很长时间曾是护林人的房子。后来政府拿出来拍卖,克莱尔对这幢朴素、满阶青苔的房子一见倾心。史蒂芬妮迷了路,她踏上土路时看到一个男人,靠着一堵矮墙,看着她过来。她没有认出医生,只是到他身边才确信自己走对了路。

“您是故意的吗?”他冷冷地问。

“哦!原谅我,”她说道,“您很不一样……我没想到您有这么高……”

其实她一点也不记得奥立佛的面容了。由于她从汽车里出来,他也为她的修长身材吃了一惊,上次他倒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

“在参观我的诊所之前您是否想吃点或喝点什么?”

“不用,其实我很急……”

“那马上就去。”

她又把住了方向盘,他坐在了她的身边。他的诊所在市中心一幢现代建筑的一楼。他一边跟她解释,一边感觉到自己渐渐被一种莫名的激情淹没了。

“瞧，”经过市图书馆的时候他说，“我妻子就在这里工作。”

“是嘛！”她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看着她的侧影，明白刹那间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女子，如果她不要他，他肯定会去死。他闭上眼，用力地向后甩了甩头。

“不舒服？”

“……”

“刚才在路上，我开得太快了，我看到您捂着肚子。您难受，那为什么不说呢？太傻了。”

“……”

“不过，我讨厌哼哼唧唧的男人……”

“就是这里，您小心。”

进了办公室，他注意到她在他桌子后面他的椅子上坐下来。他很感动，好像一个女人在自己隐秘的世界来来去去，而这个女人前晚对他来说还什么都不是。之后他发现她正在看他的信，一时间呆住了。他曾把信分成两摞，一摞是一定得回的，另一摞只是收着。

“可是！……”他说。

“您知道，”她打断他，“我想从这里着手写我的文章……”

“您疯了还是咋的？谁允许您……”

伤口痛得厉害，他缩成一团，跌坐在一张往常给病人坐的椅子上。他觉得好点了，往后靠了靠，伸伸腿，喘着气。

“您苍白得要命。您要一杯水吗？来颗糖？”

她第一次看他的脸。一个大鼻子，窄窄的额头上是乱蓬蓬的褐色头发，眼睛多半时候是笑咪咪的，但此时显得迷茫。

“不用，谢谢。听我说，我现在这个样子没法和您谈话，但我有话要跟您说，很重要的话。我们约个时间。随便您定，我一个月内不会重开诊所……”

“那就尽快吧，因为之后人们对您的案件就不再关注了。明天，您看呢？”

“不，我明天肯定不行。”

“那么后天。您能来巴黎吗？”

“如果需要的话。”

“那就晚上七点，蒙巴那斯大街，塞莱克特餐厅见。”

“行，现在让我一个人呆着，别看那些信了，法官和警察很快就会和那家伙，那个杀人犯来这里。”

翌日，克莱尔原本为丈夫准备了一个晚宴。她在等帕斯卡尔回国，帕斯卡尔是奥立佛儿时的玩伴，她为维耶特工业科技城专程去了日本拍摄“工蚁群”。所以晚宴和往常一样，有帕斯卡尔和她的那位让克莱尔厌恶但颇让奥立佛开心的让-格萨维埃，自然还有雷米和他的妻子爱丝黛尔。

早上奥立佛在克莱尔的怀抱中醒来。缠过他后，她抚摩着他。他半睁着眼，机械地笑笑，也不看她，在她身下欲行又止。

“你认为我们可以吗？”沉默了一会儿，她呢喃道。

“总是可以试试的。”

她慢慢地在他身上起伏，轻柔地磨蹭着他，但奥立佛没有回应。他推说伤口拉得难受，克莱尔立即滑到他的身侧。她微微有点喘，好像请求原谅似的，拉过他的手，印上她湿漉漉的吻。

“我很抱歉。”他说。

“不，是我的错。你听见鸟叫声了吗？”

此时正是阳春三月。要是在别的时候，奥立佛本该显得生机重现的。但现在，他满足于此。他离克莱尔、鸟儿是那么遥远，却已经在平台上寻找史蒂芬妮的眼睛了，还有点伤心。不，他对自己说，她会来找我的，因为我肯定到得比她早……他们听到了于连的

脚步声，之后是冲水的声音。现在他们的房间沉浸在黯淡、微弱的光线里。

随后他奇怪自己竟然对花园里的嫩芽无动于衷。他等于连，等克莱尔走后，在睡衣外头披了件大衣，端了杯咖啡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清晨的薄雾透出苍白的光线，宣告了一个春日的开始。他思绪绵绵，所有这些树都是他自己栽种的，就在那年冬天，他们有了于连。我们要个孩子吧，克莱尔。他再度感觉到激情回到了这所房子。其实想让妻子再怀孕的欲望超过了要一个孩子的念头。那是个周日的下午，他跪在地上挖土，把榎树种下去。夏天，他就躺在这棵树下看书。我们要个孩子吧。他先前没有体会克莱尔的激情。你真的想要？她细声问道。之后她哭了。一想到妻子的眼泪他就有点烦躁，看到今天的于连他总是有些窝火。一天晚上，他又和儿子谈起将来，这个呆瓜顶撞说他好歹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是吗？好，我看你不想做什么！像你一样愚蠢地生活。是夜，躺在熟睡的克莱尔身边，奥立佛暗暗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作为男人，作为医生；他几次想起来跑到熟睡的儿子跟前，一条一条地把他亲身体会的证据摆出来，来消除儿子的指责。那还是在出事之前。之后，他想通了，尤其是这个早上，他的想法和于连也差得不远了。

一小时后，克莱尔照购物单买了晚餐要用的东西回来，很意外地在台阶上看到他。他该不会着凉吧？他是否还想再要一杯咖啡？何况，她也想和他一起喝上一杯呢……

她把买的东西放好，洗了洗咖啡壶，又冲了壶新的。蓦地，有种让人窒息的感觉涌上心头，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破坏了她的心情，她的好心情。但又是什么呢？她等着滤好咖啡。奥立佛有伤，没料理花园也是很正常的，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他什么事都不做她也不在乎。而是当她担心他、看着他的时候，他的眼神有些不对，是的，就是那眼神。这眼神让她忽

然回想起他们最初相遇时让人伤心的情景。她对他一见倾心，接着马上是重重的忧虑：他是否也有点喜欢上她了呢？他会不会总有一天爱上她？于是她一周三次在他实习的医院的儿童阅读室做主持。她曾意外地看到他在急救室的衣帽间里抽泣。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关上门，之后她改变了主意。他躲起来哭泣一事触动了她的心弦，神秘地和她记忆中保留的生命里第一个男人——父亲的光辉形象联系在一起，他是个跳伞军官，她四岁那年，父亲在阿尔及利亚失踪了。她说服奥立佛出去走走，翌日，他给她带来了昆德拉最新出版的书。当知道他在哭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三四个月前安葬在伊思-勒-莫里诺公墓时，她觉得自己真是福星高照。她会赢，这已是显然的。活人，她想，总比死人有办法。爱情的路比她预想的要漫长，要痛苦得多。

她默默地回到他身边，喝完第二杯咖啡，奥立佛惊讶地问：

“不舒服吗，克莱尔？”

“没有。”

“你不开心。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他握着她的手。

“我希望，不是因为今天早上……”

“不是，我才不担心这个呢！”她勉强笑笑，抽出手，用指甲戳了戳他的大腿。

“那为什么？”

“没什么，已经过去了。我爱你。”

“说实在的，”过了一会儿他说，“要不是有那傻乎乎的于连，我们的日子该算是幸福的，不是吗？”

“他没有妨碍我们的生活，你不该这么说话。”

“他总招惹我，克莱尔。”